籌辦夷務始末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二十五

同治三年。甲子。四月。戊戌。總理各國事務恭親王等奏。查治國之道。在乎自強。而審時度勢。則自強以練兵為要。練兵又以制器為先。自洋人搆釁以來。至今數十年矣。迨咸豐年間內患外侮。一時並至。豈盡武臣之不善治兵哉。抑有制勝之兵。而無制勝之器。故不能所向無敵耳。外洋如英法諸國。說者皆知其惟恃此船堅礮利。以橫行海外。而船之何以堅。與礮之何以利。則置焉弗講。即有留心此事者。因洋人祕此機巧。不肯輕以授人。遂無從窺其門徑。臣等於咸豐十年冬間。曾有訓練八旗兵丁之請。摺內聲明

洋槍炸礮等件。外國均肯售賣。並肯派人教導鑄造各種火器。上海等處。應如何設法雇用洋人鑄造教導。請

飭該督撫酌量等因。仰蒙

諭旨允行在案。經臣等歷次函致該省。屬其設法訪求以得實用。適值近年江蘇用兵。雇覓英法洋弁。教練兵勇。該洋弁遂將該國制勝火器。運營應用。取我厚值。撫臣李鴻章不惜重貲。購求洋匠。設局派人學製。源源濟用各營。得此利器。足以摧堅破壘。所向克捷。大江以南逐次廓清。功效之速。無有過於是也。臣等聞其製造此器業有成效。隨卽專函往詢。茲據覆稱。短炸礮與各種炸彈均能製造。尚有長炸

礮等件。猶待推求。惟製器之器。中國所作者。一時不能如法。現亦設法購求。以期一體學製。至於各項運用之妙。與洋人之貴重此器。及日本視中國之强弱以為向背各情形。李鴻章函中言之甚詳。其處患防微。與臣等所籌適相符合。因思咸豐九年。僧格林沁在大沽擊敗英法兩國。得其所遺炸礮炸彈。苦心研思。督令火器營弁兵依樣仿製。現在臣奕訢及管理火器營王大臣。亦均極力講求。並經定有懲勸章程。以期日習日熟。惟是無師之學。僅能得其大概。而不克究其精微。若於此項弁兵內酌揀數十名。派往江蘇學習。可期事半功倍。且有洋人指授。必能精益求

精。現在江浙尚在用兵。託名學製以勦賊。亦可不露痕跡。此誠不可失之機會也。若於賊平之後始籌學製。則洋匠雖貪重值而肯來。洋官必疑忌而撓阻。此又勢所必至者。是宜趁南省軍威大振。洋人樂於見長之時。將外洋各種機利火器實力講求。以期盡窺其中之秘。有事可以禦侮。無事可以示威。即兵法所云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者此也。臣等每於公餘之際。反覆籌維。洋人之向背。莫不以中國之強弱為衡。固非獨一日本為然。我能自強。可以彼此相安。潛懾其狡焉思逞之計。否則我無可恃。恐難保無輕我之心。設或一朝反覆。誠非倉猝所能籌畫萬全。今

既知其取勝之資。即當窮其取勝之術。豈可偷安苟且。坐失機宜。惟此項精秘之器。京營學成後。祇可推之各省駐防旗兵學製。緣旗人居有定所。較易防閑。仍禁民間學習。以免別滋流弊。相應請

旨飭下火器營。於曾經學製軍火弁兵內。揀派心靈手敏之武弁八名。兵丁四十名。發往江蘇。交撫臣李鴻章差委。專令學習外洋炸礮炸彈及各種軍火機器。與製器之器。如能留心學習。著有成效者。准該撫臣從優請奬。越級保升。其有怠惰偷安。不聽約束者。准該撫臣按照軍法治罪。務期各弁各兵。盡心盡力。朝夕講求。務得西人之秘。如此則禦侮

有所憑藉。庶國威自振。安內攘外之道不外是矣。如蒙
俞允。除該弁兵川資由京發給外。其應給薪水等項。擬由蘇省酌
定支給。准其作正開銷。謹將李鴻章來函錄呈
御覽。
諭議政王軍機大臣等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請派京營弁兵學
製火器一摺。據稱練兵之要。制器為先。洋人所製炸礮炸彈等
項。尤為行軍利器。現在李鴻章軍營製造此項火器。已有成效。
擬請飭火器營於曾經學製軍火弁兵內。揀派武弁八名。兵丁
四十名。發往江蘇。一體學習等語。所奏自係為思患豫防起見。
本日業經諭令火器營照該衙門所請派撥矣。此起弁兵。俟抵

江蘇後。即交李鴻章差委。專令學習炸礮炸彈。及各種軍火機器。如能留心學習。著有成效者。准該撫從優奏請獎勵。其有怠惰偷安。不遵約束者。即照軍法治罪。該撫務當明定勸懲。俾該弁兵等盡心講求。以期備得西人之妙。該弁兵等到蘇後。該撫務須加意稽察。妥為防閑。俾祕妙之傳不至稍有漏洩。方為妥善。所有應給薪水等項。即由江蘇酌定支發。准其作正開銷。原摺著鈔給閱看。

江蘇巡撫李鴻章原函

承詢外國火器洋槍火藥銅帽等。其最能制勝者。乃係炸礮。上年尊處募外國人在營教製各種火器。近日是否已

有成效。我中國人學製此項火器。何項易於入門。所用外國匠頭幾名。工食每月若干。買製一切。需銀若干。均望查明示復等因奉此。伏查泰西各國。明於製器尚象之理而得其用。所憑藉以橫行海外者。尤以輪船與火器為最。火器之得力者。尤以炸礮為最。鴻章自抵滬以來。購買外洋各種軍火。盡心研究。略知端倪。久雇募精巧匠人。留心仿製。近來稍有把握。試將各局製造施放之有成效者。約略言之。一曰長炸礮。大者喫子至百餘磅。小者喫子十餘磅。造礮之法。先鑄一實心大鐵塊。頭大尾小。外如塔形。鑄就後。鏟削礮質。先定何處為礮耳。何處為浮綫。外面鏟磨光

滑。然後用鐵車對准中線。車空礮膛。由小而大。由淺而深。至近頭之處。鐵皮極厚。緣此處藥氣緊閉。其力甚猛。比藥在空地然者。其力約加三十倍。愈近尾則力愈鬆。是以近口處鐵可稍薄。降而至受二十四磅彈三十二磅彈之礮。則銅鑄銅鑄者尤妙。彈有空腹者。有實心者。空腹之彈。先製內模。搏沙為球。帶繫鐵絲炭焙。令沙燥則內模成。次製外模。和泥為之。揉以稻穰。底蓋如一。剖其中令空寬過內模二三寸。蓋端穿小穴。置內模於底而加蓋。則帶端鐵絲貫出穴上。匠人將鎔就鐵汁。斜傾入穴內。俟滿然後決去彈心內模之泥。而彈以成。彈口必用螺旋。冒以錫蓋。以免

潮濕。彈口用引。或以銅。或以黃楊木。外國人擊遠敵用銅引。擊近敵用木引。中國仿製。則用木引較靈。木引長二寸至四寸不等。首尾皆平圓。形如錐柄。引首圓徑。約一寸。尾圓徑約七分。引首中鏇陷二分許。外備輪廓。中通而不到底。中通處入緩藥。陷深處施藥線。引旁穿細眼或九。或十七。或二十一。其及遠之可稽算者。以二百步起。至二千一百步止。彈入炸藥後。木引配好舂緊。其口朝外。礮藥然時其火燄包出彈子之外。初而然及木引首之藥線。繼而然及木引中之緩藥。如擊近則就靠上之細眼鑽穿。火力行至此。即斜穿。然及炸藥。而彈炸矣。擊稍遠。則就中間之細

眼鑽穿。再遠則就靠下之細眼鑽穿。時時較試自有效驗。凡長炸礮之彈。皆下施木座。絡以馬口鐵。出口時勢方直而不偏。一曰短炸礮。身短而口哆。礮耳在後。形如超蛙。俗名田雞礮。其口斜昂向天。故外國人又名天礮。分周天三百六十度八分之一為四十五度。礮口測準四十五度。不可時高時低。但以藥之多寡。定彈之遠近。從高墜下。落地開花。敝處內地爐所製短炸礮。有受十八磅之彈。礮重不滿五十斤。用藥僅三兩許。遠及千餘步。最為輕便。其次有受四十八磅之彈。有受一百零八磅之彈。用藥遞加。彈亦遞重。大約洋人轟堅城。破礮臺。則用長炸礮。雷奔電掣。轟

纍貫珠。擊厚攻堅。殆同摧枯。驚敵心。撒敵陣。則兼用短炸礮。者然中壁。勢若下石。洞垣穿墉。雖趨其避。礮有不同。而用彈則一律。惟以瑩滑合膛為主。大約礮口徑一寸。彈必徑九分六釐。所爭不過一皮紙厚。藥氣不外洩。彈方能及遠有力。其餘各彈有橢圓者。有頂銳而底平者。有首尾俱尖如橄欖形者。有雙層上實藥而下實子。中間以鐵皮者。又有洋鐵盒內藏羣子者。又有菩提子彈。用繩絡大子。塗以漆。擊遠則四散者。又有腰包錫。中施鐵柱。內藏自來火。觸物而機自發者。又有三眼噴火子。用以燒物者。以上各種炸彈。皆可仿鑄。至如英法近來新出之礮。有礮尾開門。

決去螺旋。以受彈者。其礮腹亦有螺旋。藥然則彈子旋轉而出。勢最猛烈而及遠。名曰來福礮。又礮腹有火藥房。比長礮較短。而比短礮較長。名曰蓋勿惹礮。又有無雙耳腹下有一圈。此乃擊近所用。名曰加鶯力礮。此皆妙品。外國不肯輕售與人。亦最難仿製。敝處須購有西人流爐。鏇木打眼鉸螺旋鑄彈諸機器。皆縮於流爐中盛水。而下熾炭。水沸氣滿。開竅由銅喉達入氣筩。筩中絡一鐵柱。隨氣升降俯仰。撥動鐵輪。輪縮皮帶。縈繞軸心。彼此連綴。輪旋則帶旋。帶旋則機動。僅資人力之發縱。不靠人力之運動。惜所購機器未齊。洋匠未精。未能製造輪船長礮。僅可鏇鑄

炸彈而已。敝處去年所延法國人勒日尼色教習鑄礮。原欲推廣盡利。奈渠回國購器。至今未來。現在流爐則以英人馬格理委員劉佐禹綜理其事。所用外國匠人四五名。每月工食。多者三百圓。少者一百數十圓。流爐機器購自外國。約須萬金。然未能全備。所用中國匠人五六十名。每月工食。多者三十圓。少者七八圓不等。所出大小炸彈。每月約可四千餘箇。此外國爐所鑄炸彈之大略也。至於內地泥爐。以及鏇磨螺旋器皿。每套不過數百金。每爐約須工匠五六十名。一局每日可開數爐。一爐可得礮子五六十箇。工緊時每日可得礮子三百餘箇。工匠須三百餘人。

匠目工食每月三十圓至二十圓不等。散匠五六圓。至十餘圓不等。所出大小炸彈每月約可得六七千箇。大小短炸礮。約可得六七尊。銅帽及銅自來火引門均能仿製。銅帽每箇約錢三文。銅引門約錢二十餘文。尚不及洋人之精。略可使用。但必須採辦外國煤鐵硝磺藥料。方製得成。委員直隸州丁日昌。副將韓殿甲。綜理其事。並未用外國匠人經手。此內地爐仿鑄短炸礮。及各色炸彈之大略也。目前火器。自以炸彈為能制勝。而長炸礮尤為得力。然非用外國全副機器。延請外國巧匠。不能入手。即長短炸礮。非用外國火藥不能得勁。敝處各局。尚未能試鑄長礮。但

購英法之長炸礮大小數十尊。自鑄炸彈源源濟用。至所製受十八磅彈之鐵短炸礮連架製就不過四十金。受四十八磅彈之鐵短炸礮連架製就不過八十金。炸彈大者。每箇須洋二三圓。小者須洋一圓零。中國人初學入門。自以短炸礮為較易。查西士製器。參以算學。殫精覃思。日有增變。故能月異而歲不同。中國製礮之書。以湯若望則克錄及近人丁拱辰演礮圖說為最詳。皆不無浮光掠影。附會臆度之談。而世皆奉為祕本。無怪乎求之愈近。失之愈遠也。夫器不精。則有器與無器同。用不審。則有精器與無精器同。礮不能施放。彈不能炸裂。此製造者之過也。彈之

遠近疾徐○礮之高下緩急○此用礮者之事也○其中皆有至當一定之理○非可淺嘗而得○鴻章竊以為天下事窮則變○變則通○中國士夫沈浸於章句小楷之積習○武夫悍卒○又多粗蠢而不加細心○以致所用非所學○所學非所用○無事則嗤外國之利器為奇技淫巧○以為不必學○有事則驚外國之利器為變怪神奇○以為不能學○不知洋人視火器為身心性命之學者○已數百年○一旦豁然貫通○參陰陽而配造化○實有指揮如意○從心所欲之快○其演習之弁兵○使由而不必使知○其創製之員匠○則舉國尊崇之○而不以曲藝相待○中國文武制度○事事遠出西人之上○獨火器萬不能

及。其故何由。蓋中國之製器也。儒者明其理匠人習其事。造詣兩不相謀。故功效不能相並。藝之精者。充其量不過為匠目而止。洋人則不然。能造一器為國家利用者。以為顯官。世食其業。世襲其職。故有祖父習是器而不能通。子孫尚世習之。必求其通而後止。上求魚臣乾谷。著槃利之所在。豈有不竭力研求。窮日夜之力。以期至於精通而後止乎。前者英法各國。以日本為外府。肆意誅求。日本君臣發憤為雄。選宗室及大臣子弟之聰秀者。往西國製器廠師習各藝。又購製器之器。在本國製習。現在已能駕駛輪船。造放炸礮。去年英人虛聲恫喝。以兵臨之。然英人所恃

為攻戰之利者。彼已分擅其長。用是疑然不動。而英人固無如之何也。夫今之日本。即明之倭寇也。距西國遠。而距中國近。我有以自立。則將附麗於我。窺伺西人之短長。我無以自強。則將效尤於彼。分西人之利藪。日本以海外區區小國。尚能及時改轍。知所取法。然則我中國深維窮極而通之故。夫亦可以皇然變計矣。抑猶有慮焉者。中國殘寇未滅。外國不拘官民。竊售利器。儻山陬海隅。有不肖之徒。潛師洋法。獨出新意。一旦輟耕太息。出其精能。官兵陳陳相因之兵器。孰與製之。鴻章所為每念及此。不禁瞿然起立。慨然長歎也。杜摯有言曰。利不百不變法。功不十不

易器。蘇子瞻曰。言之於無事之時。足以有為。而恒苦於不信。言之於有事之時。足以見信。而已苦於無及。鴻章以為中國欲自強。則莫如學習外國利器。欲學習外國利器。則莫如覓製器之器。師其法而不必盡用其人。欲覓製器之器。與製器之人。則或專設一科取士。士終身懸以為富貴功名之鵠。則業可成。藝可精。而才亦可集。京城火器營。尤宜先行學習炸礮。精益求精。以備威天下。禦外侮之用。鴻章去年四月復書。曾奉奉及此。今又詳布顛末者。亦以明問所及。必有鑒於已然。而防其未然。且思盡其所以然也。

恭親王等又奏。各口通商向祇英法俄美四國。立有條約。

其餘各小國在口貿易者。一切納稅稽查及管束商船水手章程。均照英法等國辦理。並由各該國擇一貿易最大之人。充當領事官。遇有該國交涉公事。地方官亦與會辦。乃近年布路斯。大西洋比利時。丹麻爾等國。因英法等國代為先容先後請立條約。各該小國均聞風而來。以與中國換約為榮。若不示以限制。恐將來無所底止。查商人充當領事官。每遇漏稅應罰之案。往往徇庇不辦。其餘各事。亦多任意狡執。而該國以商為官。祇圖省廉俸之需。並不求公事之當。若在未立約之國。不能不稍事含容。勉為遷就。如一經立約。則該國領事斷難任商人充當。從前議立

各國條約時○此層或於條約內註明○或於照會內補入○然均於已派大臣與該使臣議事之後始有此論○不但辦理棘手○且未能一律如願○今臣等連日接三口通商大臣來函○以大呂宋國現派使臣前來議立和約○已到天津○查大呂宋雖係小國○然其人強悍○英法與中國用兵時○多藉該國人之力○其國主既派使臣前來○是立約之意恐難中止○不如於未允立約之前○飭由三口大臣崇厚先告以一經立約○則各口均應設領事官○方准該國商船前往貿易○其領事等官須由該國主派來○不得以商人充當○如該使臣俯首聽命○始由崇厚奏請

欽派大臣前往天津與該使臣酌議條款。若該使臣惜廉俸之費。不肯照辦。則中國有詞可託。即不與之立約。以杜要求。嗣後凡遇外國來立約者。均照比先為詢詰。如其國小力弱。不能專設領事。自當廢然思返。且可使未來之小國。聞而裹足。庶於柔遠之中。仍示限制之意。

御批。依議。

恭親王等又奏。軍機處交出吉林將軍景綸等奏俄人殺斃守卡官兵。派員馳往會辦一摺。奉

旨該衙門妥籌辦理。欽此。臣等查俄人烏力毅郭幅等。以松子向西丹連貴換酒。輒因口角細故。膽敢行兇殺人。致斃四命。

實屬肆行無忌。自應徹底究明。按法懲治。因查俄國條約第八款。內載有犯罪之人。照天津條約第七款。各按本國法律治罪。又若有殺人重案。查明係俄羅斯國人犯者。將該犯送交本國按律治罪。又天津條約第七款。內載俄國與中國所屬之人。若有事故。中國官員須與俄國領事官。或與代辦俄國事務之人。會同辦理各等語。此案俄人連斃官兵四命。經該副都統派令赫哲通事付羊古。向俄國告知前情。該俄官即將兇犯烏力殺郭幅等四名緝獲羈禁。並稱聽候三姓大員到來酌定等語。尚屬按約辦理。既據該將軍派令三品頂戴即補協領訥爾吉。選帶赫哲通

事。馳往烏蘇里江口。會同俄官提集犯證。秉公審訊。該國
如何定擬允犯罪名。應俟將訊辦詳細情形咨報到日。再
由臣等覈辦。

御批。依議。

恭親王等又奏。上年夏間據黑龍江將軍特普欽咨稱俄
人在黑龍江右岸。越界私墾地畝等因。經臣衙門照會俄
國住京公使。令其轉飭嚴行禁止。旋據覆稱已將原照會
繙譯俄文。轉行該東悉畢爾總督查辦。曾經奏明在案。嗣
於秋間疊准該將軍奏咨俄人在阿奇夏納等處越界耕
種。均經 派員率兵平毀。惟右岸夾心灘一處。該頭人以和

約內並未載明。強稱為兩國公共之地。主使俄兵看守。不聽平毀。臣等查邊界既定。寸土亦難任其占墾。況從前俄人侵占邊疆。皆緣該處官弁不肯實力巡查。即間有私墾情事。亦視為荒地無關緊要。不能力為攔阻。遂致日漸侵占。久竟據為己有。此事儻不力為爭論。恐其端一開。該俄人得步進步。無所底止。實於邊疆大有關繫。是以當時給與該使照會。將右岸江灘的係中國專轄地面。毫無疑義。並將該頭人違約狡賴。及希圖小利。飾詞卸咎各隱情逐層揭破。反覆辯論。使其無從置喙。該公使理屈詞窮。遂故意延不答覆。至十一月間復經給與照會催詢。該使無詞

搪塞。始據覆稱擬將所載情形。轉行該東悉畢爾查辦。數月以來。臣等復屢向詰問。茲據該使照會前來。內稱該東悉畢爾總督已嚴行禁止該國人。嗣後不得越界於黑龍江右岸私行墾種等語。臣等查該使照會內並未將從前違約俄人應如何懲辦之處聲明。本應再為追究。惟念外國人向來狡譎。又皆護短。每每藉詞狡賴。不肯明言認錯。此案既據聲明現已嚴行禁止。嗣後不得越界私墾。是已暗為屈服。似未便再事窮究。因復給照覆。加以獎譽。以堅其守約之心。惟邊界事宜。與其挽回於事後。莫若籌備於事先。相應請

旨飭下該將軍嚴飭沿邊各卡官弁。時常嚴密巡查。遇有俄人越界私墾。及私行割草等事。務須立時攔阻。不准俟俄人私墾多晌。始行呈報。致該俄人多所顧惜。不肯遽聽平毀。庶辦理易於措手。而界畫常得分明矣。

御批。依議。

給俄國照會

為照會事。本年四月間。據黑龍江將軍咨稱俄人在雅克薩對岸私墾地畝。不聽平毀。並稱係奉上司飭令耕種等因。當經本王大臣照會貴大臣飛速查明。照例嚴辦。旋據貴大臣照覆。已轉咨東悉畢爾總督查明。嚴辦背約之人

等語在案。茲復據黑龍江將軍咨稱七月二十九日據委員倭興額等稟稱前往沿江右岸巡查在阿奇夏納地方。又有俄人越界耕種禾稼二十餘晌當即爲其平毀。人至霍托瑪爾地方。見有俄人越界種地七晌。在鄂爾多舊噶爾畢奇等處。私墾三晌。及五十餘晌。均經平毀。惟雅克薩對過黑龍江右岸江灘地方。俄人私墾地二百餘晌。並有俄國馬步兵等一百餘名。各執槍刀攔阻。不准平毀。明知黑龍江右岸江灘。與左岸之俄國地方無涉。乃聲言此灘係兩國公中地址。和約並未指明。及往見頭目布色依先既允許撤其看守之人。迨委員前往平毀。則又以和約內

並未載明。賴為兩國之地。並主使俄人備兵看守攔阻。請示遵辦等因前來。本王大臣查此項江灘。緊靠黑龍江右岸。實係中國專管地方。緣和約統以黑龍江左右分岸。自當以江身大流為斷。該灘既靠右岸。自與俄國無干。和約所載。黑龍江南北邊界。何為俄國。何為中國本極顯明。何得云並未指明。況前經兩國分界大臣按約勘定。亦無異議。其為中國專管地方萬無疑義。即該頭目布色倭。亦明知係中國地方。是以前次派員與之理論。始則推託上年字據為署任所給。伊不知情。繼因理竭詞窮。方允飭禁所屬下年不准越界耕種。並送給中國俄字一紙。以備將來

為據。是該頭目自認違約。已確有憑證。今忽為此論。顯係

故意狡賴。希圖小利。並藉掩飾其背約之咎。似此越界私

墾。藉詞狡強。又復先行帶兵攔阻。實出情理之外。至所稱

奉上司飭令耕種等語。是否奉貴國之命。抑係該上司自

己主意。為此照會貴大臣轉行東悉畢爾總督飛速嚴飭

該頭目。禁止俄人越界私墾。所有不應耕種之江灘田地。

聽憑中國派員平毀。不得再行帶兵攔阻。並將縱容違約

之邊界官。查明嚴辦。以儆將來。庶界限清而和好益敦。卽

希照覆可也。

給俄國照會

為再行照會事。前據黑龍江將軍咨稱。俄人在雅薩克對過黑龍江右岸江灘地方。私墾地二百餘晌等因。經本王大臣於八月二十六日。將該灘的係中國專管地方。與俄國無干。照會格大臣。嚴飭該頭目。將該灘田地聽憑中國平毀。不得再行攔阻。並將縱容之邊界官嚴辦等因在案。迄今未據照覆。茲復據黑龍江將軍咨稱。續行查出下江喀木呢哈達地方。索勒斐音兩岸柳林。並那瑪岱河岸。均有俄人私墾田地若干。不准平毀。遂派員往海蘭泡探詢。據該處署頭目薩斐啟聲稱。布色依已往上江去訖。不知何時旋回。所有下江索勒斐音等處私墾田地。已飭平毀。

不准再行耕種。惟所墾右岸江灘。實因左岸概多山石林木。無處耕種。該處人等墾求嘎爾薩庫幅主使耕種。並非布色依所能主持。明年仍須耕種等情。查前次副都統關保與布色依靦面辯論。該頭目自知理屈。概允平毀。迨派員前往。該頭目竟食前言。轉以右岸江灘為公中地址。藉口狡賴。今薩斐啟雖允將先後查出阿奇夏納並索勒斐音等六處私墾田地平毀。惟右岸江灘。仍復藉詞推諉。不肯全行退出。實屬有違和約。請示遵辦等因前來。本王大臣查前次照會。已將右岸江灘的係中國專管地方。萬無疑義。並布色依藉詞狡賴。縱容私墾。希圖小利。不顧和約。

應行嚴辦之處詳細辦明。無庸再費。即就此次薩斐啟所言而論。因左岸山石過多。無可開墾。始墾求嘎爾薩庫幅主使耕種。是早已明知右岸為中國專管地方。不應越墾。故託言該管上司。從中主使。以期掩飾其背約之咎。豈有邊界大臣肯主使人民越界私墾。不顧條約之理。顯係該頭目有意欺誣。藉口狡詐。儻不嚴為懲辦。何以儆將來而敦和好。相應再行照會貴大臣轉行東悉畢爾總督嚴飭邊界官。將所耕不應耕種之中國江灘。任憑中國平毀。不准再有越界私墾情事。此次縱容之頭目嚴辦示懲。並將現擬如何辦理之處。迅即見覆。勿再遲延可也。

俄國照復

為照覆事。本年十一月十二日。准貴王大臣照會內稱俄人私墾黑龍江右岸江灘地方。不准平毀。以為公中地址等情前來。現本大臣擬將照會所載之情形。轉行東悉畢爾總督。並再咨請該大臣查辦。俟接到咨覆。再行照會貴王大臣可也。

俄國照會

為照會事。茲接本年三月初三日。東悉畢爾總督咨稱該大臣業已劄行阿穆爾省固畢爾那托爾。嚴行禁止本國人民。嗣後不得越界於黑龍江右岸私行墾種地址。以免

由此另生隙端等情前來。本大臣相應照會貴王大臣查

照可也。

給俄國照覆

為照覆事。前據黑龍江將軍咨報俄人有在右岸江灘私墾地畝。不肯平毀情事。當於上年十一月十二日照會貴大臣並於是月十七日。經貴大臣照覆轉行東悉畢爾總督查辦在案。茲於本月十九日准貴大臣照會內稱接到東悉畢爾總督咨稱已劄行阿穆爾省固畢爾那托爾嚴行禁止本國民人。嗣後不得越界於黑龍江右岸私行墾種等因前來。本王大臣查黑龍江右岸江灘等處。既經貴

國東悉畢爾總督嚴行禁止人民越界私墾足見貴國總
督遵守條約本王大臣等同深嘉悅此後阿穆爾省固畢
爾那托爾自必實力遵行認真嚴禁定不致再有從前違
約私墾右岸江灘及私行越界割草情事本王大臣已鈔
錄照會咨行黑龍江將軍查照辦理矣為此照覆貴大臣
查照可也

己亥總理各國事務恭親王等奏軍機處鈔錄三口通商
大臣崇厚奏西洋國使臣阿穆思來津專為互換前定之
約等因於四月二十五日奉
旨該衙門知道欽此臣等查西洋國於同治元年派使臣前來定

約業經臣恒祺臣崇厚與之議立五十四款其第五十四款載明兩國大臣定期畫押蓋印約計限以二年在天津互換等語按月冣計應俟本年七月內方符換約之限今限期尚未屆滿該國即派使臣來津換約難保不另有要求且該國人住居澳門與中國腹地相連在在均關緊要必須時加防範方免日後糾纏以致辦理棘手相應請

旨於臣等中特派一二員作為全權大臣赴津與之辦理換約除

臣奕訢照案不開列外謹將臣寶鋆等銜名繕具清單呈

覽恭請

簡派一二員作為全權大臣攜帶臣衙門所存西洋國條約一分

前往天津。與該國使臣阿穆恩彼此互換。以期執守。

諭內閣。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大西洋國使臣到津。請派員互換條約一摺。著派頭品頂帶總理各國事務大臣薛煥。三口通商大臣兵部左侍郎崇厚作為全權大臣。便宜行事。辦理互換條約事宜。

恭親王等又奏。查從前各國立約。向於議定後蓋用關防。迨至互換時。先期奏明請用

御寶。歷經辦理在案。現在西洋使臣到津。覈計應行互換年月。應在本年七月。今該公使不候屆限。先行前來。不知有無詭謀。或另有要求之件。均未可必。臣等擬勿庸先為請用

御覽。應俟
欽派大臣與之見面時查看有無別情。再由該大臣奏明辦理。
御批依議。
五月。丁未。三口通商大臣兵部左侍郎崇厚奏。䝉於四月二十一日。據海關委員稟報有日斯巴尼亞國。一名大呂宋。使臣來坐法國兵船到津。嗣於四月二十九日。該使遣其副使阿義拉前來投遞照會。並請定期。該正使親自來見。當告以五月初三日令其前來。查其照會內稱奉使前來。欲議立通商條約。請䝉轉達總理各國事務議政王等語。當經函致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在案。旋於初三日該使

瑪斯帶同副使隨員等四人來公所請見。芳帶同委員候補道文康等與之接見。該使面稱係為請立條約而來。所言與照會內詞意大略相同。並據呈出所奉全權憑據盛以錦囊。內書該國文字。鈐用該國主印信。並照錄一紙。面交芳。又經該副使譯出漢文。請芳代為具奏。當告以前遞之照會。並無請奏之語。必須另備照會。方能辦理。初四日。該使又遞照會一件。內稱請為奏請

特簡大臣會議貿易章程等語。除飭該使在津恭候

諭旨。並咨呈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知照外。謹將該使瑪斯照會鈔錄恭呈

御覽。

崇厚又奏。奴才接准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王大臣來咨。附片具奏。請立約之國。應先詰以一經立約各口均須設領事官。方准商船貿易。不准以商人兼充領事官。奉旨依議欽此。該使瑪斯前日來見時。奴才即遵將此節面詢。據該使面稱該國向來領事官。均係其君主所派真正領事官。無商人兼充等語。奴才並恐其口稱無憑。當給與照會。令其照覆。茲於初六日接據該使照覆。內稱定約後。各海口必然特簡真正領事官管理通商事務。定不以商人兼充等語。謹將該使照覆照錄恭呈

御覽。

諭內閣崇厚奏日斯巴尼亞國遣使來津懇立通商條約。請特派大員辦理等語。著派薛煥崇厚作為全權大臣。便宜行事。辦理該國通商事務。

諭議政王軍機大臣等崇厚奏日斯巴呢亞國遣使來津。請立通商條約一摺。日斯巴尼亞國使臣瑪斯呈遞照會。請立條約。並呈出所奉全權憑據。崇厚現令該國使臣在津候旨。所有通商立約事宜。即著薛煥崇厚與該國使臣妥為辦理。並發去全權大臣諭旨一道。如該使索取。即可照案鈔錄。給予閱看。俟立約事竣。仍將此旨繳回。

日斯巴尼亞國照會

為照會事。照得本國與

貴國向行通商事務。來往有幾百年。所屬小呂宋地方。隣近

貴國。其民日日加增丕茂。而貿易相交。亦應豐盛。惟思通商

尚欠一定之規。若再得妥立章程。則經久益善。是以本國

大君主為此特簡本大臣覲詣

貴國。定議通商章程之和約。請煩貴大臣轉知貴議政王得

悉。本大臣現已抵津。為此照會。

日斯巴尼亞國照會

為照會事。本大臣於四月二十九日。曾送照會

貴國定立和好貿易章程和約。貴大臣言及欲看本大臣奉

簡全權之憑據。是以昨赴貴轅交付閱視。即希貴大臣代

為奏請。

特簡欽差大臣妥為會議。定立和好貿易章程和約。為此照會。

日斯巴尼亞國照覆

為照覆事。接得照會。切述各海口通商之處。宜派真正領

事官。不得以商人兼充。定約後本國大君主於各海口通

商之區。必然特簡真正領事官。管理通商事務。定不以商

人兼充。如現時在

貴國通商之廣省廈門上海三口外。有澳門香港安南新加

坡等口。均須欽派之真正領事官。專司本國通商事務。從

不准商人兼充。為此照覆。

庚戌。江蘇巡撫李鴻章奏。常州克復後定議裁撤常勝軍。

臣於四月初七日附片陳明。當即督飭丁日昌等妥速辦

理。旋奉四月十四日寄

諭。戈登帶隊協勦。現在常州攻克。該洋人不言進攻金陵。竟肯先

行遣散等因欽此。查常勝軍起於美國人華爾其初不滿千人。

陸續增至四千餘人。糧餉軍火。惟意所欲。無從裁減。同治

元年秋冬間。調令助勦金陵。不能成行。遂致白齊文之變。

臣在上海與英提督領事等反覆議論。舌敝唇焦。始得更

定章程。兵額裁至三千。月餉發至七萬餘圓。合之購辦軍火賞卹雜支各款。每月須十萬圓有零。戈登接帶後。臣加意撫馭。遇事尚受商量。而性急多疑。每有反覆。自今春金壇揚庫兩次挫衄。戈登頗覺氣餒。三月二十二日常州之役。城已轟破。未能爬入。戈登目擊常勝軍不能得力。四月初六日再舉攻城。戈登即請以我軍為前敵。常勝軍為後隊。蓋自知不如我軍之用命也。常州克復。即將洋槍隊調回崑山。派令丁日昌前往會商撤遣。戈登意存欣悅。乃臣於十五日接據巴夏禮申陳。以議裁常勝軍一事。必須知會住滬英官轉稟住京公使查覈辦理。並據赫德來函。謂

蘇省雖肅清。金陵湖州兩處賊氛可虞。引咸豐十年以前事為戒。極言常勝軍不可遽裁。譬喻百端。戈登似為所動。丁日昌等往復開導。忽迎忽拒。尚欲迎巴赫二人之議。留礮隊六百名。槍隊一千餘名。丁日昌復探其情。謂之曰。爾在中國助攻。中外傳名。不及此時裁撤。將來接帶者僅有如白齊文之類。鬧出事端。豈不為聲名之累。巴夏禮赫德係局外人。方以常勝軍為十分可靠。故不肯遽裁。爾何不將此軍近日不能得力實情。自與剖論。免得自己聲名為他人所累。戈登深以為然。即於十七日馳赴上海。其時赫德已北上。遂與巴夏禮再三辯論。巴夏禮始得釋然。惟以

上海要地。請由臣酌派得力兵勇駐守。屬戈登轉達等情。

戈登回崑山述其語。丁日昌恐洋人情性無常。或又中變。即於談次。請戈登將應答之語。親書洋字一紙留存。以免巴赫二人藉口。並繕譯節略。由戈登等函稟到臣。閱其與巴酋問答之詞。首言洋槍隊兵。頗多不諳兵法。朝夕飲酒。兵丁自去自來。遇事便與官軍作對。只知增添口糧。不想作事。因此數層不妥。故戈登立意相勸遣散。次言巴夏禮是為中國地方起見。並非多事。屬臣不必與之鬭氣等語。

臣先已備文劄復巴夏禮。為述兩軍戰事。常勝軍會合官軍。與官軍獨自分路攻剿之顛末。與常勝軍近日底細。所

以議裁之故。並告以現在辦法。係酌留得力礮隊六百人。槍隊三百人。海生輪船數十人。已及原額三分之一。並非全裁。且前敵各要隘。皆有重兵駐守。上海後路。無虞竄入。以力破巴酋等藉詞要挾之端。一面即飭戈登李恒嵩丁日昌迅速照辦。催代理關道應寶時籌借銀兩。交知府貫益謙齎往崑山。節次據稟連日發餉收取號衣洋槍。挨次撤遣。於二十五日遣散淨盡。以該軍兵勇向挾外國人以自重。外國一人有挑唆。兵勇即從之肆行無忌。先將外國兵頭撤遣。厚給川資。限三日內出城。違者嚴辦。次即遣散中國兵勇。按路途之遠近。年分之深淺。打仗之受傷與否。

酌給盤費。驅令出城。不准逗遛生事。均已貼然就道。查外國弁目一百零四名。受傷頗多。除月餉外。按名酌給賞卹途費自七十五圓。以次遞增至四千圓不等。勇丁除月餉外。其分領賞卹者共二千二百八十八名。自兩圓以次遞增至一百圓不等。又海生輪船礮船。暨通事書識等分別給賞。共用遣散經費洋十二萬二千八百圓有零。又補給月餉六萬圓有零。所有軍械洋槍帳篷號衣船隻大小礮位。全數呈繳驗收。現留礮隊六百名。經臣委派副將羅榮光等管帶。調紮蘇城外之滸關。留外國兵頭十一名。幫同教習。聽管帶官號令約束。已與戈登議明。隨後如撤遣回

國。只加給一月口糧。其槍隊三百名。暫留崑山。交李恒嵩督率巡防。並留外國兵頭一名。隨同彈壓。以免各流氓冒充滋事。各兵丁改穿中國號衣。約計每月口糧共需一萬數千兩。仍由關道籌撥。此後逐漸訓練。操縱由我。自不致另生枝節。臣查常勝軍利器在礮火。而洋弁貪恣。兵勇驕悍。錮習殊深。久為蘇省隱患。兩年以來。每思乘機善遣。徒以軍事方棘。外人把持。未易就理。現值蘇常肅清。戈登辭退。竟肯主持議撤。雖巴夏禮赫德從中阻撓。戈登猶為我出力。多方排解。十餘日間分別遣留。糜費固多。而辦理甚速。可免後來無窮之患。實屬真心要好。始終如一。彼既不

肯領收銀兩。自應請

旨再行優獎。聞戈登似欲邀

賞黃馬褂。以為歸國寵榮。足見向慕中國之誠。查戈登自上年春

間。會帶常勝軍。協同官兵。攻克福山。解常熟之圍。又克復

太倉州崑山吳江各縣。及蘇州省城。本年克復宜興溧陽

縣。及擊退揚庫竄賊。攻克常州府城。均屬異常出力。厥功

甚偉。可否

特旨頒賞黃馬褂。出自

逾格鴻施。再據上海來信。巴夏禮以常勝軍既經裁遣。欲另議教

練良法。仿照外國章程。保守永久。其意仍不過攬我兵權。

耗我財力。臣擬添調數營。駐守上海附近地方。屬戈登先為轉商。應由臣處調度。不便再准英官干預。戈登似以為然。但不知巴夏禮與英提督溥朗有無異議。俟該酋等如何辦難。再行相機妥辦。

諭內閣。據李鴻章奏。戈登部署所帶之常勝軍。甚屬妥協。請旨嘉獎等語。戈登自上年春間會帶常勝軍。協同官兵攻克福山。解常熟之圍。又克復太倉州崑山吳江各縣。及蘇州省城。本年克復宜興溧陽縣。並擊退揚庫竄賊。攻克常州府城。疊著勞績。茲復將常勝軍布置妥協。俾克經久利用。不但始終奮勇出力。且能申明中外和好大體。殊堪嘉尚。戈登著賞穿黃馬褂。賞戴花

翎。並頒給提督品級章服四襲。以示寵榮。

諭議政王軍機大臣等。李鴻章奏裁遣常勝軍連日辦理就緒各情形一摺。已明降諭旨。照該撫所請。賞給戈登黃馬褂花翎並提督章服四襲矣。常勝一軍。貪恣驕悍。本為蘇省隱患。經李鴻章設法裁遣。酌留礮隊六百人。槍隊三百人。分紮淞關崑山等處。籌辦甚屬周妥。惟據稱先將外國兵頭撤遣。厚給川資。限三日內出城。次即遣散中國兵勇。酌給盤費。驅令出城等語。外國兵頭遣散後。現往何處。是否在上海逗遛。中國兵勇均已貼然就遣。是否各回本籍。抑仍在蘇滬一帶。結隊成羣。李鴻章嚴密查察。此等強悍之徒。業經遣散。斷不可令其復行聚集一處。滋

生事端。巴夏禮以上海地面應由中國派兵保護。俾該國得以
遣退住守弁兵。該國因為節省經費起見。但中國地土用中國
官兵保護。亦屬理所宜然。上海附近地方應分撥勁兵數百駐
守。既可操練西洋礮法。兼以保衛洋人。係屬一舉兩得之事。至
程學啟所部之軍。素為洋人信服。駐防上海。非此軍不可。本日
據總理衙門王大臣奏。已與住京公使言定。李鴻章可即照辦。
不可再行更調他軍。是為至要。

辛亥。烏里雅蘇台將軍明誼等奏。承准議政王軍機大臣
字寄。同治二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奉
上諭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詳陳辦理俄國分界委曲情由一摺。

等因欽此。隨復承准議政王軍機大臣字寄。

上諭內閣。茲據明誼等奏。行文俄國約派使臣前來商辦。安插內

服哈薩克等人衆一摺等因欽此。竊等應即恪遵奉

諭旨。迅速行文俄國西悉畢爾衙門。准照該使臣議單。催派分界

大臣等前來換約。以完巨案。惟接准科布多參贊大臣廣

鳳等咨稱。現查卡內之地。均有關礙蒙古游牧。儻萬不得

已。必須安置之時。僅可在北八臺等處量為變通。暫行安

置。臨時有無掣肘。尚難豫定等因。又准烏里雅蘇台參贊

大臣麟興等咨稱。詳覈委員呈遞圖說。若以該使單內指

出界址。以唐努山為界。不但該唐努烏梁海總管瓦齊爾

額勒特貝子察克都爾扎勒所屬十牛彔全被俄國包去

且與各總管地面人戶俱有關礙。查此十牛彔人丁戶口。

不下萬餘。若另覓地方安置。不但該唐努烏梁海每年有

缺

貢物。且查卡內地面。俱係奉

旨賞給喀勒喀兩部落王公扎薩克世守游牧處所。誠恐該王公

不肯讓出。即使暫為允從。日後難免滋生事端。現經該參

贊大臣具奏。請

旨飭下理藩院轉飭該王公等妥為商議。令其讓出各等語。又塔

爾巴哈台委派查勘。內空閒地址。東路委員富勒斐音圖

現已回城。據稟庫爾喀拉烏蘇一帶。內有空地。臨時可以暫為安插。北路委員巴霞雖未查回。諒亦尚可安置。旋於二月二十六日。伊犂委員色布貞泰回塔。將等詳詢伊犂卡外情形。據該員回稱若以常住卡倫為界。不惟與索倫四愛曼人等生計均有窒礙。且卡內實係無地安置內附夷人。伊犂索倫錫伯並回莊耕種地畝。均在附近各邊卡內外一帶地方。其察哈爾左翼牧場。在西山庫庫托木卡倫之外。額魯特上三旗牧場田地。在復設之鄂爾果珠勒沙勒雅斯奇奇罕等處卡倫以內。若照該使臣議單指出伊犂北邊。與塔爾巴哈台毗連之沁達蘭卡倫起。轉向東

南那林哈拉哈順入沙土山口。兩處軍臺卡倫之路。直至
與阿克蘇接壤之穆蘇爾冰嶺。作為邊界。即被俄國將庫
庫托木卡倫外察哈爾左翼牧場常住之匡果洛鄂鑾回
番兩處卡倫。及國爾根河奎屯河源格根河源並復設之
鄂爾果珠勒沙勒雅斯等數處卡倫全行包去。查國爾根
奎屯兩河之水。灌溉索倫鑲紅鑲藍兩旗官兵耕種田地。
其常住之匡果洛鄂鑾回番兩處卡倫以內。係索倫牧放
牲畜砍伐柴薪之地。沙土山口內。現設查貨稅局。沙土山
口外一帶。皆係上三旗額魯特游牧地畝。若被該國包去
此數處地方。不但索倫四愛曼。及納糧回子人等。無處牧

放耕種採薪之水灌澆田地。且又有礙於抽收課稅。及換防回疆官兵往返之道路。再俄人議定邊界之後。必赴伊犂各卡倫外建立界牌鄂博。及設卡築堡。移兵住守。俄人日聚愈多。不特將來釀為心腹之患。而四愛曼人等。僅因俄人偪近該各營遊牧之地。及被包去牧場田地。豈能甘心忍受。定必聚衆強行攔阻。協領前回伊犂目覩四愛曼人等情形。若以常住卡倫為界。目下必致釀成巨案。懇暫緩行文換約。將伊犂地方情形。詳加斟酌。妥商籌辦。總期彼此相安等語。奴才等細閱委員色布貞泰稟稱各情。該使前來會議時。竭力婉商。令其將近卡有礙之處讓出。或肯

仿照東界條約。向有中國人游牧。仍准中國人照常耕收。
方可目下相安。恐該使仍不能允從。其被包去之蒙古及
哈薩克布魯特等部落。其甘心背從者。只可聽之。其中有
誓志歸我者。奴等自應各就所部趕緊設法安置卡內。茲
准烏里雅蘇台來文。現已具奏請
旨飭下理藩院。轉飭喀勒喀兩部王公令其讓出游牧地方。如蒙
俞允。唐努烏梁海人眾。尚可安置。科布多有北八臺可暫安置覆
文。塔爾巴哈台南邊。尚有空曠之地安置。惟伊犂不但無
地安置內附夷人。又聲稱索倫四愛曼人等均與俄人素
有切齒之讎。若俄人不讓出卡外地方數百里。必致釀成

巨欵並未豫將內附之夷人籌畫安置。四愛曼人眾設法

撫綏。切實咨覆。現又據委員色布貞泰稟稱關礙各情。更

甚於該將軍奏咨數倍。若即行文該國催派使臣前來。照

單定議。該使一見約文。必即前來。屆時奴才等若再令該使

退讓。豈肯允從。若照依該使臣議單毫無更改。索倫四愛

曼人等若不甘心。定與該國尋搆釁端。奴才等前已行文該

西悉畢爾衙門。約派使臣前來商辦。並經奏請

諭旨。可否照單換約。等因各在案。奴才等再四思維。惟有先行飛咨

伊犁將軍常清。烏里雅蘇台參贊大臣麟興。科布多參贊

大臣廣鳳等。迅將查明各該處卡內地方。究係何處可以

安置烏梁海蒙古及內附之哈薩克布魯特人眾。即可永遠相安。分界之後。應如何設法籌辦索倫四愛曼人等。即可不與俄人尋攜釁端。豫為斟酌妥善。一併咨覆前來。彼時計期亦可奉到前次奏請

諭旨。及接准俄國覆文。如果該使因有商辦之語。不肯即來。或派兵隊來至各卡倫外侵占地方。或逞兵要挾。替等仍派員出卡。以理曉諭。告以准照該國議單辦理。令其靜候換約。一面行文伊犂烏里雅蘇台科布多。一體照辦。至伊犂之索倫等營。恃強敢戰。常清既知上年勝不可恃。不能持久。戰守兩難。自能嚴加約束。剴切曉諭。不准再起兵端。儻再

與聞。伏此案更難收束。相應請

旨飭下伊犂將軍常清迅將如何安插內附之哈薩克布魯特人

衆及約束曉諭四愛曼人等。不准向該國攜貲之處。責成

該將軍遠籌妥善。迅即切實咨覆前來。以便努等再行催

令該使臣來塔換約。儻該將軍仍不能妥速咨覆。努等萬

不敢率行換約。致貽後患。如再推諉耽延。另生枝節。所關

匪輕。

明誼等又奏疊接常清覆文。只言窒礙。其如何安置撫綏

一切事宜。毫無措置。據該處委員色布貞泰稟稱何處議

分屢經請示常將軍總未指實。協領一人萬不敢擅主。伊

犁尚有協領七員○惟協領扎珠哩二品頂帶佐領穆克德
柯二員○專辦夷務○甚為熟悉○又協領烏勒西春亦極能事○
若將該三員調來塔城○隨同辦理○必可得力○犁等將揩來
先行咨明常清屬其將扎珠哩穆克德柯烏勒西春三員○
趕緊飭令該員等將伊犁應如何安插各哈薩克布魯特
人眾○及撫綏索倫四愛曼人等○並善後各事宜○斟酌妥善○
一俟俄人到來○即與之換約○庶外患可息○內患不作○相應
請
旨飭下常清速即遵辦○萬勿推延○
諭議政王軍機大臣等明誼明緒等奏遵旨籌辦勘界事宜○及奏

調協領等員差委各摺片。覽奏均悉。前因西路分界。事關緊要。曾於四月初九日。諭令明誼明緒籌查照總理衙門議覆各摺。詳為剖辦。所有烏科二城及塔城所屬關礙情形。或讓地安插。或照舊游牧。相機妥辦。如俄國不肯派員前來。則告以條約內原有西界商辦。不限日期之語。冀該國知要求不遂。自行轉圜。至各城所屬人眾地方。應如何各就本境。豫籌辦理之處。並令常清等迅速查奏。茲據明誼等奏接准科布多烏里雅蘇台咨文。卡內蒙古游牧。現均設法籌畫安置。其塔城所屬地方。亦尚有空地可以暫為安插。惟伊犂卡外情形。據委員色布貞泰稟稱若以常住卡倫為界。不惟索倫四愛曼人等生計有礙。且卡

內實係無地安置。儻不將此事斟酌妥善。遽催俄使前來換約。該使豈肯允從。請飭伊犂將軍速籌辦法各等語。自係尚未接奉四月初九日諭旨。故有此奏。俄國議單所指灣入內向。將常住卡倫包去多處。實與條約相背。明誼明緒當恪遵前旨。力與駁辯。或令於卡倫外讓出若干。如該國不肯派員前來。亦當給與照會。遵照前諭各節。明白曉諭。待其自轉。不可稍有遷就。至豫籌安置人眾地方。最關緊要。常清既咨照明誼等以常住卡倫為界。大有關礙。究竟常住卡倫之外。必以何處為界。方無關礙。常清何以並不咨明明誼。殊屬糊塗。著常清先將卡倫以外應由何處定界。迅速咨照明誼。並將安插哈薩克布魯特人眾

及約束四愛曼人等不准向該夷搆釁之處○迅速妥籌辦理一

面奏聞○一面咨照明誼等遵辦○毋得再事耽延○並著該將軍及

麟興廣鳳奎昌等嚴束所部人眾○如俄國兵隊不來侵占地方○

概不准先肇兵端○以弭邊釁○明誼等所調協領扎珠嘿穆克德

柯烏勒西春三員○並著常清迅飭赴塔以備差委○

庚申○總理各國事務大臣薛煥三口通商大臣兵部左侍

郎崇厚奏○大西洋使臣阿穆恩○自前月十五日到津○懇求

互換元年所定條約○經臣崇厚代為具奏○其時總理衙門

王大臣因該使不候屆限○先行前來○卽慮及該使或另有

要求之件○曾於奏請

簡派大員會辦換約摺內。附片聲明。條約暫緩用寶。俟查勘有無別情。再行奏明辦理。旋據該使聲稱。換約後尚有會商事件。並先將照會底送臣崇厚閱看。當經臣崇厚函致總理衙門。查其照會。係欲求在澳門以西各海口通商等情。時臣薛煥因連日檢查案據。尚未起程。與總理衙門王大臣公同商酌。該使如此肆意要求。亟須設法以折其方張之燄。因再四熟商。祇好將元年所定條約內。有中國澳門設官。與各國領事官住劄澳門無異之語。向該使會商酌為刪易。庶可杜其過肆要求之漸。迨臣薛煥於五月初十日抵津後。又與臣崇厚會商。遂與該使約定十四日。

在公所相見議事。並在公所換約。該使居期前來。先將全
權憑據互相閱看。即云請將條約互換。臣等答以條約尚
未蒙
大皇帝批准。因其中有應酌商之處。該使聲稱條約業經該國主。
批准。須俟換約後方可再行商量改約之事。臣等察其詞
意。明係有意欺紿。欲將條約換到彼手。仍申前說。求開西
路各口。而我所與商之事。則指為條約已換。無可更易。臣
等遂以中國所商者並非改約。爾既可商量更易於互換
之後。何妨變通商酌於未換之前。該使料難逞其詭謀。遂
謂條約既不帶來。是定議不肯互換。因即悻悻而去。嗣於

十七日送來照會。內稱本大臣登時即行回澳。並附請呈國致書一紙。臣等即日給與照覆。仍逐層與之辯論。以冀該使尚服理說。或可借此羈縻。以便酌商換約事宜。並由臣等派委候補道文廉天津府知府恩福於十七日前往該使行館開導。藉以轉圜。詎該使竟於十八日卯刻搭坐輪船回澳。臣等查約內所載澳門設官一節。於體制稍有窒礙。且因該使先有要求事件。是以借此與之剖辨。以杜其無厭之請。但會議時不過就條約原文。仍設官員字樣與之講解。而以中國官員向無懸旗之制。所載與各國領事懸掛旗號無異等語。亦應節刪為詞。乃該使概置之不

理。是日未將條約互換。遽爾南旋。殊出情理之外。因思海外諸國所來公使。雖甚桀驁。亦從無似此行徑。況欲增改條約。端開自彼。我僅於條約中未盡善之處。與之公平商酌。即條約未經帶來。亦不過少需時日。該使何為決絕如此。臣崇厚接見英國領事德呢克據稱此次西洋來使阿拶恩性情急躁。況換約之事理應和同商辦。斷無不妥之理。曾向其勸導。彼亦不肯聽從。殊難理說等語。臣等查該使急於回澳。或因臣等破其詭謀。彼既不能得其所欲。而我轉欲去其所有。是以故作為難。以期將來兩不增減換約了事。但彼既已起程。斷無再行挽留之理。即將來該國

或藉口中國不與換約。前來饒舌。中國卽執定未滿二年期限。且係該使阿穆恩不肯商換。亦不患無詞折服。可否

請

旨飭下總理各國事務王大臣將期限未滿。該使卽前來換約。並欲於換約後多所要求。中國不得不將條約窒礙之處。與之豫行會商。該使卽遠行回澳各情形。照會各國住京公使。俾知曲在彼而不在我。庶素與該國交厚之人。亦不能代為徇庇矣。

御批。該衙門知道。單二件併發欽此。

西洋國使臣照會

為照會煩為轉達事。照得貴大臣奉

大皇帝著作為全權大臣。互換同治二年七月定約章程。茲因約未互換。本大臣將此緣由預言明一書。附在公文內請貴

大臣轉呈

貴國政本大臣本日已將此預言明鈔錄。照會住京各國欽差大臣。相應先行告知。本大臣登時要回澳。為此照會。

照會內附預言明一書

預言明照大西洋國大君主

大清國

大皇帝所立定和約章程。在天津同治二年七月畫押用印為據。

計五十四款內。理應二年之中互換。雖是全權大臣所定
和約章程。該國之主。不准批行。當先行告知大西洋國與
大清國所定約章程。雖在天津約定。但在京裏定立條約有總
理各國事務衙門圖印。其時全權大臣崇並未會議商量。
而立定和約。該大臣在天津畫押。大西洋國既無推辭之
意。已解於大西洋國大公會約議允承。大西洋國大君主
批准。特派本大臣按欽差全權前來。以憑與
大清國全權大臣互換和約。本大臣去年六月到澳時。即照會
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後接照覆未題和約章程不能互換
一語。本大臣來津後。

大清國欽命全權大臣薛　與本大臣辦理。約定五月十四日會議。彼此將所奉

上諭公同較閱後。

大清國全權大臣始言奉

命在約內商量。有些更易。本大臣當經詳言。此事先未言明。自不能從。不應更改大西洋國大君主批准之和約章程。互換之後。本大臣既授全權大臣住中國。可先商量易約之事。各大臣會議之先。要商量更改和約。與本國有損壞。切想必有不換之定意。相應作罷會本大臣即要回澳。先將此預言不服中國。未及互換和約各情形具奏大西洋國大

君主御覽。以為便宜定處。

給西洋國使臣照覆

為照覆事。接准貴大臣照會。附來公文一紙等因。查貴國
與中國議立和約。載明俟兩國
御覽。彼此批准互換。其意蓋謂彼國批准。而此國不批准。仍未便
互換。並無絲毫勉強之意也。緣立約乃萬年和好之事。必
於兩國有益。彼此均無損礙。方可行之永久。若有偏損之
處。自應於未互換之前。彼此和衷相商。將如何取益防損
之處。預為言明。方免日後不便。此乃情理之至。今本大臣
等欽奉

大皇帝諭旨。命與貴大臣商酌。況所商之事。於貴國並無所損。自當會議妥酌而行。且貴大臣自謂秉授全權。換約後可允商量易約之事。既可商量於互換之後。何難稍為變通。商量於未換之前。況去年六月間。我總理衙門給貴大臣照覆。亦曾有中國與貴國所立條約。尚未能互換之語。原因其中有窒礙之處。故云未能互換。欲俟貴國全權大臣前來。方可彼此互為商辦。此時尚未屆兩年期限。即赴此會商。亦不為遲。乃貴大臣五月十四日在公所相見。本大臣等將

大皇帝飭商之件。略題數語。貴大臣即起身回寓。不允相商。貴大

臣如此舉動。似有輕藐之意。各國在中國之欽差大臣凡

遇商辦事件。從無似此行為。况本大臣等乃係奉

命飭與貴大臣商辦事件之人。尤不應稍有輕視。如貴大臣不以

中國

大皇帝之命為重。是不以和好為念。其必有不換約之定意。此責

任在貴大臣。並不在本大臣等也。除將附來公文一紙。轉

寄總理衙門查覈外。相應照覆。

戊辰。總理各國事務恭親王等奏。查上年五月間。臣恆祺

欽奉

簡派會同三口通商大臣崇厚。與丹國使臣拉斯勒福議立條約。

聲明以一年為期。或在上海。或在天津互交。當經臣衙門

奏蒙

聖鑒在案。茲據英國公使威妥瑪照會。內稱大丹國因去年定約。即欲互換。特派水師副提督壁勒不日到滬。希為奏請中

國

大皇帝特簡相等大臣。赴滬妥辦等因前來。伏查丹國議立和約。係於上年五月二十八日畫押。現在正屆一年換約之期。

英國公使代請奏明

派員前往上海互換。亦與原議或在上海互交之說符合查各國

公使向多遣作文員職分。茲丹國特派水師副提督前來

臣等擬請就近於蘇省武員內或提督銜武候補提督

簡派一員。會同江蘇布政使劉郇膏。與丹國公使接晤。將上年所

立條約。妥為互換。如蒙

俞允。即由臣衙門知照內閣。恭用

御寶後。條約各本。發交三口通商大臣。遣齎上海。交

派出換約之員。祇領辦理。

奉

上諭著派提督李恒嵩布政使劉郇膏將上年與丹國所立條約

妥為互換。

諭議政王軍機大臣等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丹國換約屆期。請

派員互換一摺。丹國前立條約。聲明以一年為期。或在天津。或在上海互換。茲屆互換之期。據英國住京公使威妥瑪呈遞照會。內稱丹國現派水師副提督璧勒前來。不日到滬。請派員互換等語。著派提督銜李恆嵩會同布政使劉郇膏將上年與丹國所立條約。妥為互換。即由李鴻章諭知遵辦。其條約各本。著俟崇厚派員齎送至滬時。即交李恆嵩祗領辦理。李鴻章於一切事宜。並著督同商榷。以臻安協。並令軍機處將寄諭摘錄。一併發往。如該使向李恆嵩索看憑據。即可給與閱看。李恆嵩原係提督銜。此次摘錄諭旨內特將銜字節去。俾得取重外國。設該使並未索閱。李恆嵩等亦可於照會該使文內敘明。俟換約

事畢。此旨仍繳還軍機處備查。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摺一件英國照會一件著鈔給閱看。

英國照會

為照會事。照得頃據本國總理各國事務大丞相伯爵祿斯色爾寄字。內以大丹國因去年與大清國定約。今欲互換。特派水師副提督壁勒前往中華。不日到滬。貴大臣當即代為轉達大清國查照。又以前次丹國大臣進華。貴大臣篤誼相待。此次仍須襄幫等語。知照卜大臣前來。本大臣查丹國條約內載換約一節。或在天津。或在上海均可。即希貴親王奏請

貴國

大皇帝特簡相等大臣赴滬與璧大臣妥辦是幸。為此照會。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二十五